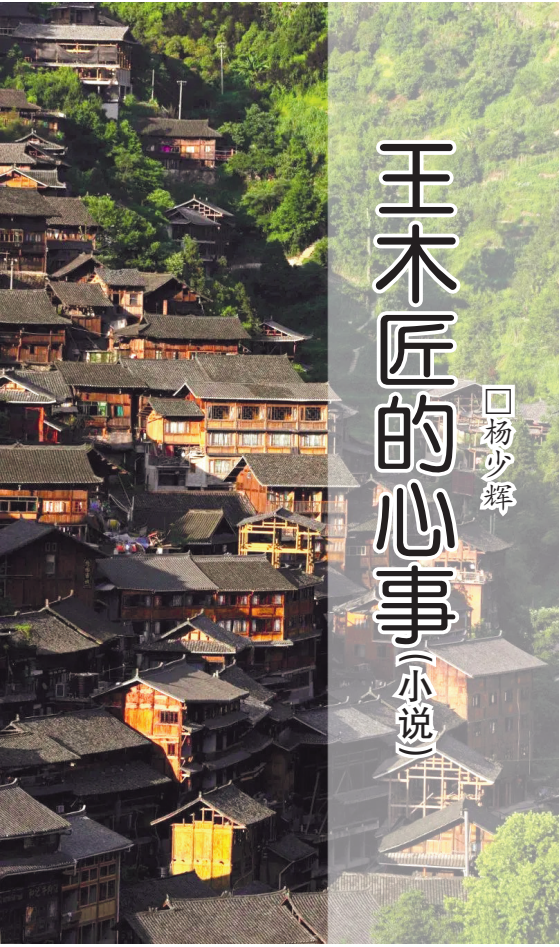




杨少辉

王木匠的心事（小说）

一

十三岁那年，王木匠的父亲走了。母亲哭红了眼，便将祖传的推刨、墨斗、凿子、锯子塞进他的工具箱里，叫他跟着村里的老木匠去打工。吊脚楼修了半辈子，当年攥不住推刨的少年，终究熬成了满头木屑的老木匠。

十年前，县里要修建环绕体育场的风雨长廊。中标的老板四处找能工巧匠，可许多木匠看风雨桥那交错的楼台亭角、繁复精巧的榫卯结构，都没人敢接下这个活儿。

那天王木匠到县城赶场，看见很多人在体育场议论什么风雨长廊。他凑了近去，仔细看了长廊设计方案，不由握紧拳：这不就是修座风雨长廊吗？

王木匠找到老板，表示自己能做下来。老板抬眼打量一身沾着木屑的王木匠，眉头拧成一团：“你没有图纸、没有帮手，就靠一个墨盒、一把尺子，真能扛下这

复杂的风雨长廊？”

“我搞了大半辈子木工，从没失手过。”王木匠胸有成竹地说，“这个长廊，算什么事啊。”

老板看王木匠说话底气十足，便放下话：“如你搞好了，我另奖你一万。如你做砸了，损坏的木料，浪费的工时，你自己负责。”

王木匠拍起胸膛说：“出什么闪失，我负责。”就这样，王木匠吃住在工地，亲自掌墨，环环把关，没过两个月，亭台楼阁建起来了。老板带着文体旅游局领导来检查，对王木匠建的长廊啧啧称赞。从此，王木匠名声大噪。

工程竣工后，县文体旅游局便叫王木匠申报苗寨吊脚楼营造技艺非遗传承人。不久县政府给他颁发了非遗传承人证书。

一纸证书捧在手心，王木匠守住了手艺的名分，但他的心底却压着一层无人知晓的愁绪。

二

这些年，苗寨里一栋又一栋砖房拔地而起，而修建的吊脚楼却一年比一年少。活少了，王木匠手下的几个木匠，相继改行跑广东做泥水工去了。王木匠指尖在刨子光滑的木柄上摩挲，望着屋外新建砖房，长长叹了口气：“苗家吊脚楼这老手艺，怕是要断送在我们这辈人手里了。”

吃过晚饭，王木匠和老伴、儿子一家坐在吊脚楼的“美人靠”上。王木匠抽着旱烟，吐了口烟气说：“大学毕业回家这么久了，不见你复习。要好好考个‘铁饭碗’，别像我到处拿把刨子讨饭吃啊。”

儿子大学工艺美术专业毕业后，一直待在家里看电脑，好像有什么在吸引他一样。儿子仿佛没听见父母的念叨，指尖依旧在手机屏幕上轻轻滑动，而后把目光落向门前正在扬花的稻田，眼底藏着没说出口的盘算。

王木匠的老伴在一旁用哭腔说：“我省出钱来，供你读书，不就是想让你有个体面的饭碗么？”

看儿子没半点反应，一股火气顿时冲上王木匠心头，“难道你还想在家接你老者的班？”

“这可是你说的啊！”儿子兴奋地跳起来，“我就要做木匠。”

“你还想来跟我做木匠，你太有出息了！”王木匠顿时火冒三丈，语气里裹着几分嘲讽，“你甘心握刨子，当年何苦花钱读大学？”

儿子严肃地说：“我要做木匠，可我与你做的木匠不同。”

王木匠心想，做个木匠还有什么不一样，不就是一把推刨一把锯闯世界吗？他攥紧烟斗，一下下重重磕在木板上，胸腔里憋着一股闷气，半晌说不出话来。

中秋·明月·月饼

赵国章

的。”那时，我仅比锅台高出一个头。两面鼓起、色泽金黄，还冒着雾绕热气的饼子刚一出锅，母亲赶紧提起一个递给我。急不可耐的我猛咬一口，烫得嘴巴生疼，还不忘哇哇直叫：“好吃，酥脆香甜。”那份鲜有的满足和喜悦铺满了我的童年。

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城里人司空见惯甚至吃腻的油饼。不同的是，加进了芝麻糖馅。那时候，乡下人对中秋节的“洋月饼”几乎闻所未闻，能吃上农家的油炸“月饼”，于我们而言已是万幸。

又是一个“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中秋佳节，乡下的秋收气氛依旧热烈。到了午时开饭前，忙活了一上午的母亲照例端出她亲手烹任的“月饼”。父亲表情淡定，紧随其后，摊开一层层包裹着的牛皮纸，发给了我们一人一个油喷喷、略带光泽、大如鸡蛋的玩意，说是三毛钱一个从供销社买的，让一家老少开次“洋荤”。我抢先接过看了又看，甚至有种喜从天降的快感。看着一层薄薄的外包油纸上清晰写着“东方月饼”的字样，配料有桂花、核桃仁、豆沙……揭开油纸，上面还刻着精美的凹凸图案。我望着手中三两口就可以吃掉的东西，却舍不得狼吞虎咽，而是一点点慢慢送进嘴里。虽是稀有的高级美食，但我最终没品出它的滋

一句“我就要做木匠”，彻底搅乱了木匠安稳了半辈子的心思。

三

王木匠家在雷公山深处，群山连绵。层层梯田之上，云雾缠绕着吊脚楼。每年，有大批“背包客”走进寨子，对山里的树林、梯田、吊脚楼以及苗族风情流连忘返。

还在读大学时，儿子对家乡苗族传统木屋文创产生浓厚兴趣，手机存了大量吊脚楼资料，还默默关注乡村文旅扶持政策，只是从未和王木匠提起。

走出校门后，儿子对王木匠说，想向父亲学习木工，然后在家乡创业。开始王木匠极力反对，可心想“一滴露水养一个人”，也就没怎么反对了，还帮儿子将家里改造成客栈。

王木匠支起木架子，双手握刨，吃力地推着木板。眼看王木匠和请来的人忙碌了一周，房屋的板壁也还没做成。儿子叹了口气，丢下凿子，在门前翻看手机，然后撂下一句：“明天，省里有个木工器具博览会，我去看一下。”

王木匠停下手中刨子：“才干两天，就找借口出去偷懒。”

谁知儿子从省城回来，就买来推刨、磨具等电动工具。他按照说明，教王木匠如何使用推刨。有了新式工具，雪白的刨花从刨口卷出，打着旋儿散落地上。王木匠这才暗地里佩服起儿子来。

客栈打造完毕，儿子叫王木匠制作微缩版吊脚楼木架。可王木匠问儿子这做什么用，他只是莞尔一笑。

客栈开业后，儿子竟然叫王木匠披着写有“非遗传承人”的红色绶带，在家门口向游客讲解吊脚楼用材、建造工艺、苗族立房习俗。末了，还让游客亲自扛起木柱，抡起锤子，不用一钉一铆，将吊脚楼立起来，亲自体验苗族吊脚楼建造的智慧 and 技艺。

“新房子”立起来后，服务员按照苗族礼俗，燃放鞭炮，向现场的人们抛撒糯米粑、糖果，大家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这一切，都被儿子用抖音直播出去。

王木匠发现，儿子把苗家起新房当作客栈的体验项目，因此进出“王木匠客栈”的客人络绎不绝。

没多久，县非遗中心将“苗寨吊脚楼营造技艺传承基地”的牌子挂在了王木匠家的门头上。

王木匠原以为，自己这身手艺就要失传了，怎么也想不到，儿子竟以这样的方式，让他与这身手艺如榫头与木柱一样连得更紧。他抚着那基地牌下的微型吊脚楼，思绪久久不能平静。

（作者系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林业局退休职工）



你听

风裹着秋光掠过树梢时
每片叶子都在轻轻说“要走啦”
不是垂头的告别
是把枝丫上的故事折成小纸船
顺着时光的溪流去远方

它曾说踮脚碰过流云的衣角
说夏夜里和萤火虫交换过光斑
说阳光在它脉络里写过长长的信
现在要把这些暖烘烘的回忆
轻轻铺在泥土的枕头上

别叹它飘落在街角多孤单
你看它正踮着脚尖跳最后一支舞
每片旋转的影子都在悄悄讲：
“离开不是结束
是我要去等一场
能让春天再开花的风”

落叶低语（外一首）

杨丽丽

白露染秋

悄悄地
你漫过檐角
就像清秋
那缕漫过阶前的凉
薄霜初凝，草木含光
你是风里零落的清露
坠在泛黄的草尖上
我多想化作一湾浅塘
接住你的清凉
你是露边沉静的菊香
弥散在薄雾之中
牵开疏枝，残叶、秋江的念想
你是昨夜未散的余响
萦回在疏落的桂树旁
鸿雁的翅尖
带不走缕缕清寒
轻轻地，拨开晨雾
凝望你浸染尘间的模样
多像那株静立的蒹葭
纵然素淡，也曾历经炎热
借你的清露做盏清酒吧
顺着你铺展的秋光
浅吟低唱，流向远方

（作者系中铁三局四公司职工）

点评

书写传统之美

徐 可

本期“微光”栏目的四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传统。传统工艺。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像苗族吊脚楼这样的传统建筑工艺，还有必要存在吗？还能传承下去吗？小说《王木匠的心事》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王木匠靠着吃苦耐劳，成为苗寨吊脚楼营造技艺非遗传承人。但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砖房让他不免担心，这门老手艺，怕是要断送在我们这辈人手里了。没想到大学工艺美术专业毕业的儿子，却子承父业当了木匠，并且用自己的方式使它焕发了新的生机。“我要做木匠，可我与你做的木匠不同。”非遗保护也要与时俱进，墨守成规只会让传统工艺走入死胡同。

传统节庆。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散文《中秋·明月·月饼》可谓应时应景。“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将至，作者不禁想起孩童时代，母亲“手搓”的油炸“月饼”，那份香甜，至今想起，仍不禁口齿生津。在这篇作品中，“月饼”成为传情达意的媒介。作者继承了中国古典散文托物抒情的手法，一枚小小的月饼，包含着父母对儿女浓浓的爱，也寄托着儿女对父母无尽的思念。无论岁月如何流逝，这份亲情永不流逝。

无独有偶，杨丽丽两首诗的主题也是咏秋。自古以来，伤秋、悲秋，是很多文学作品的主题。萧瑟的秋风，飘落的秋叶，总容易引起诗人的伤感。但是唐代诗人刘禹锡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两首诗的基调，便是昂扬向上的。我们读《落叶低语》，没有一点点离别的伤感，而是对远方的向往、对春天的盼望：“不是垂头的告别/是把枝丫上的故事折成小纸船/顺着时光的溪流去远方”。“离开不是结束/是我要去等一场/能让春天再开花的风”。白露是二十四节气里最美好、最富有诗意的一个节气，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多少美丽的诗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染秋》承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遣词造句非常典雅，用优美的词句营造出诗意的境界，让我们在沉醉中感恩美好的生活。

散文《一羽染秋色》则将视线投向人类的朋友——野生动物。一只落单的赤麻鸭让“我”心生怜惜；然而，赤麻鸭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只要人类不去打扰它，伤害它，它总能找到属于自己温暖的巢穴。

四篇作品都很短，但并不浅薄，都有值得回味之处，让我们看到了蕴藏在基层作者心中的文学的光亮。

（作者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一羽染秋色

夏琳琳

许是累了，也许是孤独，它挪到了稍远的地方，一动不动，好像在打盹——忽然觉得世界安静下来。

我拿起相机，悄悄靠近，调整好光圈。它身后是一株在微风中轻摇的芦苇。我刚要按下快门，它的眼睛睁开了，凝视镜头。不知为何，我似乎被它的目光轻轻划了一下，手竟稍稍有些抖动。我以为它会迅速钻入水中，意想不到的，它竟抬起头，看着远处的天空，就像我和这枪口般的相机不存在似的。

我从未见过如此高傲的鸟。不过，到底是我打扰了它。有一次，在老通扬运河的柳林边，我看到一只雄性赤麻鸭，戴着黑珍珠项链，呆立在那里，仿佛失恋了一般。我忍不住悄悄靠近，它竟然叫了起来，那叫声有些冷清、寂寥，仿佛拒万物于千里之外，我于是停

下了脚步。

水边两次看到赤麻鸭，都是一副清高又自怜自爱的样子，很难让人联想到双宿双栖的“鸳鸯”。在清代以前，赤麻鸭确以“鸳鸯”的名头出现，即是说，古诗词里的“鸳鸯”其实不是现在的鸳鸯属鸟类。李商隐诗句“共笑鸳鸯绮，鸳鸯两白头”，还有唐代壁画中的白头鸟形象，其实都是赤麻鸭。

我到底是个心软的人，想到它们落单于此，忽然有些怜惜起来。不过，后来知道，它们会在冬天从青海飞到孟加拉湾越冬。在凛冽的寒风吹起之前，它们千里万里，寻找属于自己温暖的巢穴。

原来，鸟的世界是没有国度的。

（作者系江苏省泰州市某中学教师）